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五十六回 閱大操耀武天津衛 讀絕句訂交莫愁湖

話說秦鳳梧自從溜回南京之後，到各股東處再三說法，各股東都搖頭不答應，大家逼著他退銀子，要是不退銀子，大家要打了公票，告他借債騙銀。秦鳳梧人雖荒唐，究竟是書香出身，有些親戚故舊，出來替他打圓場，一概七折還銀，掣回股票，各股東答應了，少不得折買田產，了結此事。誰想上海倍立得了消息，叫張露竹寫信催他趕速另招新股，機器一到，就要開工的。如果不遵合同，私自作罷，要赴本國領事衙門控告，由本國領事電達兩江總督提訊議罰，秦鳳梧得了這個消息，猶如打了一個閃雷，只得收拾收拾，逃到北京去了，倍立這面也只得罷休。只苦了在寶興公司裡辦事的那些人，什麼大小邊、王八老爺，住在上海棧裡，吃盡當光，還寫信叫家裡寄錢來贖身子。其中只便宜了王明耀，一個錢沒有化，跟著吃喝了一陣子，秦鳳梧動身的第二日，他也悄悄的溜了。一樁天大的事，弄的瓦解冰銷。中國人做事，大概都是如此的。如今且把這事擱起，再說余觀察。余觀察是武備學堂裡的總辦，從前跟著出使日本大臣崔欽使到過日本，崔欽使是個糊塗蛋，什麼都不懂。余觀察其時還是雙月選的知府，在崔欽使那邊當參贊，什麼事都得問他，因此他很攬權。崔欽使任滿回國，便把他保過了班，成了個分省補用的道台了。後來又指了省分，分發兩江候補制台。本來和他有些世誼，又知道出過洋，心裡很器重他。候補不到半年，就委了武備學堂總辦。他為人極圓轉，又會巴結學生，所以學生都歡喜他，沒有一個和他反對的。他於外交一道，尤為得法。在日本的時候，天天在燕會場中同那些貴族、華族常常見面，回國之後，凡是到南京來遊歷的上等日本人，沒有一個不去找他的，他也竭誠優待。因此人家同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余日本，後來叫慣了，當面都有人叫他余日本，他也沒奈何。這年秋天，北洋舉行大操，請各省督撫派人去看操，余日本是武備學堂總辦，又是制台跟前頂紅的，這差使自然派他了。預先兩月，委札下來，余日本辭過行之後，帶了幾個教習，幾個學生，搭輪船到天津，到了天津，暫時住在客棧裡，第二日上直隸總督行轅稟安稟見。隨班見了直隸總督方制台，照例寒暄了幾句，舉茶送客。順便又拜了各當道，有見的，有不見的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這回行軍大操，是特別大操，與尋常不同。方制台高興得很，請各國公使、領事以及各國兵船上的將弁另外派了接待員，就是中西各報館訪事的，也都一律接待，也算很文明的了。預先三日，發下手諭，派第幾營駐紮何處，第幾營駐紮何處，衣服旗幟，分出記號。大操那日，剛剛亮，方制台騎著馬，帶著衛隊，到了主營。各營隊官、隊長，按禮參了堂，外面軍樂部，奏起軍樂，拿著喇叭，打著鼓，應弦合節。方制台換過衣服，穿了馬褂，袖子上一條一條的金線，共有十三條，腰裡佩著指揮刀，騎著馬，出得主營，揀了一塊高原望得見四面的，立起三軍司命的大旗子，底下什麼營，什麼營，分為兩排，都有嚴陣以待的光景。兩面奏起軍樂，洋教習一馬當先，喊著德國操的口令。但聽見那洋教習控著馬，高聲喊道：「安特利特！」這「安特利特」是站隊，兩邊一齊排了開來。洋教習又喊「阿格令斯」。「阿格令斯」是望左看，兩邊隊伍，一齊轉身向左。洋教習又喊「阿格令斯」。「阿格令斯」是望左看，兩邊隊伍，一齊轉身向左。洋教習又喊「阿格來斯」。「阿格來斯」是望右看，兩邊隊伍又一邊轉身向右。

洋教習又喊「阿格克道斯」。「阿格克道斯」是望前看，兩邊隊伍又一齊向前。行列十分整肅，步伐十分齊整。方制台看了，只是拈髯微笑。洋教習又喊「勿六阿夫」。「勿六阿夫」是把槍搵在肩上，兩邊隊伍一齊把槍搵在肩上。洋教習又喊「勿六阿潑」。「勿六阿潑」是把槍立在地下，兩邊隊伍一齊把槍立在地下。洋教習又喊「勿六挨赫篤白蘭山西有」。「勿六挨赫篤白蘭山西有」是用兩手抱槍，兩邊軍隊，一齊兩手抱著槍。

洋教習演習過口令，便退至陣後。這時閱操的各國公使署代表人，各國領事館代表人，跟著參贊書記，以及中國各省督撫派來的道府，余日本也在內，身上都釘著紅十字的記號，東面一簇，西面一圍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邊行軍隊伍，已分為甲乙二壘，大家占著一塊地面，作遙遙相對之勢。忽然甲營裡有一騎偵探來報，說是乙營已遣馬兵來襲，甲營預備迎敵，分道埋伏，一個個都蹲在樹林裡，草堆裡，寂靜無聲。等到乙營馬兵撲過來，甲營埋伏盡起。槍聲如連珠一般，當中夾著大炮轟天震響。乙營看看不敵，傳令退出，甲營趁勢追趕，追趕不到兩三節路，誰知被乙營的接應包抄上來，困在該心。甲營左衝右突，竟無出路，兩面槍炮聲，上震雲霄，四面都是火藥氣。有兩位年紀大點的道府，一個個都打噁心。甲營正在支持不住，忽然天崩地塌一響，黑煙成團結塊，迷得人眼睛睜不開。大家以為甲營一定全軍覆沒了，雖是假的，看的人也覺得寒心。誰知這一響，是甲營地雷的暗號，一響過了，黑煙漸完，乙營已不曉得什麼時候被甲營占了去了。乙營見自己主營有失，把圍登時解了，分作兩隊，作前後應敵之勢，一隊向外邊打，自行斷後，一隊向裡邊打，回救主營。甲營剛剛據了乙營，正打算遣馬兵守住路口，及至看見乙營已經回來了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只得把兵分為兩隊，守住路口。乙營主將看見甲營沒有什麼預備，就搖旗吶喊，撲將過來。甲營兩隊兵，覺得自己太單弱了，各向自己軍隊奔去，合做一大股，竭力抵禦。乙營再三猛撲，甲營毫不動搖。甲營又在一大股裡分出兩小股，作為接應，將要得手，忽被乙營馬兵衝散，頃刻之間，化為兩截，首尾各不相顧。甲營主將指揮自己軍隊，退守高原，乙營仰攻不及，反為甲營所擊，大敗而回。方制台傳令收兵，一片鑼聲，甲乙兩營，俱備撤隊。這時也有下午四點多種了。方制台依舊騎著馬，下了高原，前呼後擁的回轉衙門。這裡各省道府，有兩位帶乾糧的，尚勉強得過，有兩位沒有帶乾糧，以及發了煙癮的，都一個個面無人色，由家人們架上轎子，飛也似的抬了回去。許多外國人，都提著照相器具，排著腳步談笑而歸。余日本剛剛看昏了，什麼都忘記了，少時方覺得有點腰酸腿軟，便也跟著他們回棧房。一連看了十來天，不過陣法變動而已，並沒有什麼出奇制勝的道理。等到操畢了，各督撫派來的閱操道府紛紛回去，余日本仍舊趁輪船回到南京，上院銷差。種種細情，不必再表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余日本在官場上獲制台之寵，下得學生之歡，倒也風平浪靜。到了第二年六月裡，余日本有個兒子，叫做余小琴，是在外國留學的，自然是日本東京了。到了六月裡，學堂裡照例要放暑假，余小琴已是兩年不曾回國了，這回告了暑假，先打電報給余日本，說他要回中國一趟。余日本自是歡喜，便打覆電，催他快來。

余小琴就搭了長崎公司船，不多幾天，已到上海，再由上海搭長江輪船到南京。棧房裡替他寫了招商局的票子，余小琴一定要換別家的，人家說道：「招商局的船又寬大，又舒服，船上都是熟識的，為什麼要換別家呢？」余小琴道：「我所以不搭招商局輪船之故，為著並無愛國之心。」棧房裡拗不過他，只得換了別家的票子，方才罷了。到了南京之後，見過他的父親，余日本不覺吃了一驚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余小琴已經改了洋裝，剪了辮子，留了八字鬚鬚。余日本一想剪辮子一事，是官場中最痛惡的，於今我的兒子剛剛犯了這樁忌諱，叫制台曉得了，豈不是要多心麼？就力勸小琴暫時不必出去，等養了辮子，改了服飾，再去拜客。余小琴是何等脾氣，聽了這番話，如何忍耐得？他便指著他老子臉，啐了一口道：「你近來如何越弄越頑固，越學越野蠻了？這是文明氣象，你都不知道麼？」余日本氣得手腳冰冷，連說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你拿這種樣子對付我，不是你做我的兒子，是我做你的兒子了。」余小琴冷笑道：「論起名分來，我和你是父子，論起權限來，我和你是平等。你知道英國的風俗麼？人家兒子，只要過了二十一歲，父母就得聽他自己作主了。我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，你還能夠把強硬手段壓制我嗎？」余日本更是生氣，太太們上來，把余小琴勸了出去。余小琴臨走的時候，還跺著腳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家庭之間，總要實行革命主義才好。」自此以後，余日本把他兒子氣出肚皮外，諸事都不管他了。余小琴樂得自由。

其時制台有個兒子，也打日本留學回來，性質和余小琴差不多，同校的朋友，把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做冲天炮。回國的時候，有人問他回國有什麼事？他卻侃侃而談的道：「我打算運動老頭子。」人家又問：「運動你們老頭子到什麼地位，你才達其目的呢？」他答道：「我想叫他做唐高祖，等我去做唐太宗。」人家聽了，都吐舌頭。他到了南京，在制台衙門裡住了幾天，心上實實在在不耐煩，對人長歎道：「虛此行矣！」問他這話怎講？他說：「老頭子事情實在多的了不得，沒有一點兒空，如有一點兒空，

我就要和他講民族主義了。那裡知道他一天到晚不是忙這樣，就是忙那樣，我總插不下嘴去，奈何奈何？」他有一天帶了兩三個家人小子，在莫愁湖上閒逛。這莫愁湖是個南京名勝所在，到了夏天，滿湖都是荷花，紅衣翠蓋，十分絢爛。湖上有高樓一座，名曰勝棋樓，樓上供著明朝中山王徐達的影像。太平天國末期，清兵攻下南京，誣說都是曾國藩一人之力，追念他的勳績，故在中山王小像的半邊，供了曾國藩一座神主，上面有塊橫額，寫的是「曾徐千古」。這日，沖天炮輕騎簡從，人家也看他不出是現在制台的少爺，在湖邊上流覽一回，熱得他汗流滿面，家人們忙叫看樓的，在樓底下沿湖欄杆裡面搬了兩張椅子，一個茶几，請他坐了乘涼。沖天炮把頭上草帽除下，拿在手裡，當扇子扇著，口中朗誦梁啟超黃沙莽莽赤烏虜，炎風炙腦腦為涸。乃知長住水精盤，三百萬年無此樂。

亂了一會，只見柳蔭中遠遠有一騎馬慢慢的走過來。定眼細看，那馬上的人，也是西裝，手裡拿著根棍子，在那裡狠狠打他那馬，他越打，那馬走得越慢，又走了幾十步，把他氣急了，一跳跳下馬來，揀棵大樹係好了馬，履聲橐橐的過了九曲橋，走進勝棋樓，和沖天炮打了個照面。沖天炮十分面熟，想不起在那裡會過的。正在出神，他也瞧了沖天炮一眼，繞著勝棋樓轉了幾個圈子，像是吟詩的光景。一會兒在身上掏出一支短鉛筆，揀一塊乾淨牆頭上，颯颯颯颯的寫下幾行。沖天炮還當寫的是西文，仔細一看，卻不是的，原來是一首中國字的七絕詩。沖天炮暗暗驚異，定睛細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靜對湖天有所思，荷花簇簇柳絲絲。

休言與國同休戚，如此江山恐未知！

沖天炮不覺跳了起來，說：「好詩好詩！非具有民族思想者，不能道其隻字。」那人謙遜道：「見笑見笑。」沖天炮不由分說，把他拉過來，叫家人端把椅子，和他對面坐下，動問名姓，原來就是余小琴。當下沖天炮掏了一張西文片子給他，他也掏張西文片子給沖天炮，二人高談闊論，講了些時務，又細細一問，才知道在東京紅葉館會過面的。二人越談越對勁，卻不外乎自由平等話頭。沖天炮的家人過來說：「天快晚了，請回去罷。」沖天炮一看表，已是五點多鐘了，就約余小琴上金陵春吃大餐去，余小琴一口氣答應了。二人上了馬，沿堤緩緩而行，進了城，穿過幾條街巷，到了金陵春門口。二人進去，馬匹自有家人照管。二人到得一間房間裡，侍者泡上茶來，送上菜單紙。二人各揀平日喜歡吃的寫了幾樣，侍者拿了菜單下去。少時又跑上來，對著二人笑嘻嘻的道：「有樣菜沒有，請換了罷。」二人問是什麼菜，侍者指著「牛排」二字，二人同聲道：「奇了，別的沒有，我還相信，怎麼牛排會沒有起來？」

侍者道：「本來是有的，因為這兩天上海沒有得到。」沖天炮不禁大怒，伸手一個巴掌，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！」侍者不知他們二人來歷，便爭嚷起來。沖天炮的家人聽見了，趕了上樓，吆喝了侍者幾句，侍者方才曉得他的根底，嚇的磕頭如搗蒜。

沖天炮說：「你不用裝出這個奴隸樣子來，饒了你罷。」侍者方才屁滾尿流的下樓。二人又要了兩種酒對喝著，喝到黃昏時候，執手告別，各自歸家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